

# 摄影“特种兵”徐健

◆本报记者王琳琳

见到徐健,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北京北五环外的立水桥明天第一城。徐健和IBE新搬的办公室就坐落在这片巨大建筑群中。房间不大,一室一厅的小屋,从门口迈两步就能到达窗边。见到记者,徐健很快站起身打招呼,1米8的高大身材使整个房间瞬间小了更多,握手坚定而有力。

徐健是贵州人,却说得一口标准普通话。从1996年进入北京林业大学学习,徐健一直在接受关于动物保护的十分“标准”、“专业”的教育。与人交流时,他的话语更是剔除杂质,直抵核心,我们的对话从IBE开始。

IBE是由徐健创办的“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汇集了国内顶尖的专家摄影师。成立5年来,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团队合作能力,也获得了很多珍稀的影像资料:先后深入梅里雪山、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三江源等区域,对中国32个地区开展了40多次野外调查,而且拍摄图片30多万张,记录中国野生生物物种近6500种。

2008年,他们在贵州省佬族苗族自治县,重新找到了30年前科学家发现时就已数量稀少、一直缺少研究的务川臭蛙;2010年,在云南老君山发现中国特有物种白点鹇的新栖息地;2011年,在西藏雅鲁藏布江首次拍摄到被称为“昆虫活化石”的墨脱秧翅虫,并在河谷里发现了黄腰响蜜翼,而此前,专家认为这种鸟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坡……

## 创建“快速视觉远征队”

“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

有人说,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不是具备常人难以拥有勇气的人,而是在明知前方艰难不断的情况下,还迎难而上的人。徐健就是这样勇敢的人。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位列北半球第一。它不仅有从寒带到热带的完整的自然区系,还有从海洋到平原再到高原的地形环境。虽然生物多样性丰富,可是许多动植物,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有。”交流伊始,徐健就表达了忧心忡忡的心情。

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并且借此过程,让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行业走上职业化道路,一直是徐健的梦想。2005年,徐健读到了皮尔斯·沃伦写的《Careers in Wildlife Film-making》,书中讲述了世界野生动物纪录片的现状,一部纪录片的制作流程,专业的制作队伍如何分工以及一些成功的专业人员如何开展工作等内容。

这让一直苦苦思索的徐健仿佛找到了答案。但是,当徐健着手准备时,才发现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基于有一个野生动物纪录片工业存在的基础上,而中国到目前为止,野生动物纪录片工业不曾持续存在过。没有足够的纪录片产量,没有一个可以自我持续的生产和销售循环,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这让徐健十分沮丧。难道真的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达到理想的保护之路吗?

其实,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著名的悖论一样,无论怎么争论,都不会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一流的摄影师团队和健全的职业摄影师市场之间,也没有绝对的谁先谁后。实际上,他们相辅相成。



拍摄珍稀物种 徐健摄



一个西非几内亚小島 Bioko 的故事启发了徐健。4名一流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和一名专业生态作家深入小島,进行了为期3周的生态调查。每位摄影师各有专长,各司其职,有趣而高效。徐健被这篇立体化报道深深吸引。

很快,徐健开始招兵买马,创建“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一心一意地想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

“一帮具有深厚博物学背景的自然摄影师,各司其职,交互式拍摄,360度立体还原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这个理由也同样打动了很多人,徐健比他们丰富的摄影师。

很快,一群狂热的自然爱好者被召集起来。这支由业界顶尖级摄影师组成的团队堪称队员个个身怀绝技的“特种部队”,董磊是鸟类拍摄专家,能通过鸟的大小、颜色、羽毛、飞行姿态,迅速判断鸟的种类,还能模仿许多鸟的叫声,是中国唯一一个拍摄到3种虹雉的摄影师;吴立新主攻水下摄影,拍摄到很多精彩的动物图片;郭亮是北京大学生物学毕业,等等。

“实际上,我们挑选摄影师的第一标准就是——他是不是狂热的naturalist。”徐健笑着说。

## 摄影和保护的双重属性

“哪怕只是拍到一张照片,这是了解的最基本的状态。”

与自然摄影师不同,徐健和他的合作伙伴拍摄的照片,每张都有GPS坐标记录。拍摄同时,他们还进行物种鉴别,动物的行为分析等。项目结束后,他们还会向当地保护区提交一份环境评估调查报告。

2008年,徐健带领IBE团队两次前往贵州,专门寻找一种30年前只在资料中存在的动物——务川臭蛙。1978年,遵义医学院采集到这个物种,1983年命名为务川臭蛙后一直没有普查过,唯一的说法是务川臭蛙在大沟水库一个溶洞里存在。30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这种青蛙是否还存在,它们的生存状态如何。

为了找到务川臭蛙的痕迹,徐健他们走访了10多个乡,调查了务川臭蛙当年发现地附近的近70个山洞,终于在3个喀斯特溶洞中发现了务川臭蛙分布的痕迹。

然而,由于务川臭蛙每个点的分布数量都非常少,再加上生活在洞穴中的务川臭蛙对响动非常敏感,往往人还未能走近,它们就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扑通一声跃进水中,第一次拍摄无功而返。

几个月后,徐健再次专程带来贵州拍摄。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徐健与精通水下摄影的吴立新远远地打开光源,慢慢靠近,终于拍到了务川臭蛙在岩石上抱对的珍贵画面,“它们抱在一起直到雌蛙发情,有的蛙甚至能持续10天。”在数码影像中,考察队还发现了一处细节,“雄蛙的体表有很多乳白色的凸起,是用来固定并刺激雌蛙的。”

2009年,国际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NC)项目官员王德智看到徐健在广西所做项目的照片,找到了徐健。同年6月至次年5月,长达一年的梅里雪山拍摄项目启动。

梅里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主要景观之一,是著名的雪山群和藏区深山。然而,人们对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了解极为有限。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对这一地区的植被进行了连续3年的系统调查,但其研究结果从未面世,而这一地区的动物区系研究,至今更是空白。

经过详细的部署,徐健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组成4支考察队伍进入拍摄。最终,出版了《梅里雪山自然观察手册》,记录了涉及真菌、植物、昆虫、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共计413种物种,以及根据拍摄经验所得的梅里雪山13条自然观察路线。

著名环境教育专家珍妮·古道尔有一句话对徐健影响深刻,“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我们才会采取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

在徐健看来,这些野生动物的影像能够阐述一个物种在野外生存的真实状态。它是鲜活的、漂亮的、有灵性,能够打动一个人的心灵。对于公众来说,这是进行环境教育和自然保护最好的载体,同时也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事实依据。

## 相信影像的力量

“我们只是一些非常理想的人,在以理想的方式做着一些事情。”

在团队成员看来,徐健为人平和,易相处。团队成员中有好几个比他大的成员,但是,年龄小、经验少的徐健并没有因此在团队中丧失权威感。

“他是IBE运转的基础。”一个组织要想完全正常运行,有许多摄影之外的繁琐事情,比如写报告、申请执照、与各方人士沟通、宣传IBE工作等,徐健干的就是这些跑前跑后、搭建平台的事。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徐健求学时代,类似这样的组织能力在他身上就已经显现。1998年,上大学的徐健作为队长,带领全国各地10个大学的30多名学生,作为学生支援者前往长江源头可可西里,帮助建设索南达杰保护区。

为期一个暑假的时间里,徐健带领队员帮助保护站建设房屋,实地考察,还到周围的如沱沱河、唐古拉、五道梁等几个村子做田野调查,了解藏羚羊保护的有关情况。不过,在徐健看来,IBE真正的核心魅力在于团队成员的合作性和吃苦能力。

2012年,徐健团队深入三江源进行生态考察,收获到了雪豹的影像。资料中,3只有着优雅斑点和曲线的雪豹伸开其特有的梅花状脚掌,优雅地在4500米高的藏区上来回踱步。这也是关于雪豹非常罕见的视频资料。然而,为了拍摄到这样精彩的画面,徐健他们与雪豹足足对视了3个多小时。

野外工作还有许多危险和不易。有时为了调查,必须骑马进行。长时间在陡峭的山路上骑行,队员中有被马踢的,有从马背上掉下来的。还有一次,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他们遭遇了野蜂的攻击,队员中有3人被蜂蜇伤住院。

辞去固定、高薪的杂志社工作,选择这样危险、劳累、挣钱少的工作,徐健的选择让母亲很难理解。

在名为“地衣徐健”的微博中,个性果敢、作风务实的徐健罕见地表露了自己的个人情感,“今天我妈又生气了,这么多年,无论我怎么解释她都无法理解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我该怎么和她谈,怎么让她老人家安心、知足、快乐呢?”

其实,徐健的心境可以用接受某次采访时的话语表达:“生态就像一面砖墙,每个物种都是一块砖。如果我们不停地往外取砖,总有一天,这面墙会倒下。而人类,不过也是砖墙里的一块砖。”在徐健看来,只要相信影像的力量,相信野生动物保护能搭建更好的平台,他和IBE的未来一定会越走越顺。

“我们只是一些非常理想的人,在以理想的方式做着一些事情。希望在更多的人加入到其中。”对于未来,徐健满怀憧憬。

## 人物简介

柯志强,武汉市环保大使,创办武汉“绿色江城”环保组织。作为召集人,他先后参与策划行走江湖、东湖大调查等活动,驾船环东湖调查排污口,其侠骨风格深受志愿者欣赏,人称“柯大侠”。

# 大侠柯志强

◆本报记者张春燕

一直以为,有江湖的地方才有大侠。武汉多江湖。在金庸的小说里,一代大侠郭靖就在离武汉城不远的地方——襄阳打过仗。尽管江湖非彼江湖。

不过,武汉确实是一个具备侠气,能产大侠的地方。有一个人,在武汉的江湖中就被称为大侠。他姓柯,名志强,人们都喜欢叫他“柯大侠”,。

**生命本是命运安排好的一场表演,而有人说不喜欢这么演,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演,甚至说我不想演,我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

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的柯志强,1993年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当时怀揣着60元钱只身来到武汉的他,第一份工作是做搬运工,本就身体不太好的他做得很吃力。一天,一位年过六旬还在做搬运工的老师傅对他说了“做力气活,一辈子就靠卖力气了,力养一身,智养千口。你还年轻,还是去学点手艺吧,那样的人生会更加有意义”。

这番话,像鞭子一样,让柯志强的心疼了一把。是啊,难道要向命运低头吗?他一咬牙,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后来,柯志强在武汉新华路上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店铺。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柯志强接到一个为政府部门制作环境宣教图片的业务。图片中,垃圾围城、污水横流、大气污染等环境状况强烈地冲击了他的神经。鼠标移过图片,他也在不断思考:不是所有地方都鸟语花香,蓝天白云。在视野无法触碰的地方,土地遭受侵蚀,河水被污水鞭打,太可怕了。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于是,当年改行时的那种冲击感扑面而来。柯志强问,我要是独善其身做一辈子小店主,还是兼济天下行走江湖?中国的环境状况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要用我的镜头,我的语言,去记录,去宣讲。

生命本是命运安排好的一场表演,而有人说不喜欢这么演,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演,甚至说我不想演,我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可是为什么英雄太少,因为不服输的人太少了。当命运的鞭子抽得你无处可逃时,有的人就那么跪了,为了生计,为了不冒风险,为了老婆孩子。

可有的人不这么想,他总觉得他得抬起头来看向更远的地方。那里有青山绿水,白云飘扬,江河开阔,云涌星流。那里有不平淡的生活,有青衫长剑的行走。于是他忿忿,他奋起,他忍着无尽的痛,站起来去抓那个鞭子,想要看看鞭子的那头是什么。

柯志强就这样做了决定,他要行走全国,考察中国的环境状况。

2003年9月15日,柯志强开着自购



的二手“富康”车从武汉市环保局出发,正式开始了自费驾车跑遍全国各地的“绿色环保万里行”活动。近百幅的宣传图片展牌,把柯志强的车厢塞得满满的。为了省钱,柯志强的住宿费从不超过60元一晚,吃的基本上都是快餐盒饭,只能选路况差的路走,以省掉“过路费”。

几年下来,柯志强的足迹遍布全国29个省。走过戈壁滩,远抵中巴(巴基斯坦)交界海拔5000多米的红其拉甫,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目睹干涸见底的艾丁湖……每到一处,柯志强都会与当地的环保部门联系,到高校、企业、广场、旅游景点进行“绿色环保万里行图片展”,同时进行宣传演讲。每每见到污染现象,柯志强一定会拍摄下来“立此存照”,并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在南方一城镇,柯志强曾因拍摄一工厂违法排污,险些遭到殴打。

因为在宣传环保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柯志强被选为2008年奥运火炬手。他决心把宣传环保当作一项事业来做,于2008年2月成立了“武汉绿色江城”民间环保组织,定期开展活动向公众进行宣传。

**当你有了不平意,当你愿意为自己所认为的美好而忍受无尽的鞭笞,并用行动去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你身上也将散发出侠气的光芒。**

若问什么是侠气,就请沉下心来,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味道。当你不再屈服,当你有了不平意,当你愿意为自己所认为的美好而忍受无尽地鞭笞,并用行动去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你身上也将散发出这样的光芒。这时江湖不必是唐宋元明清,主角不必是郭靖和黄蓉。

有不少NGO组织和政府的关系一度剑拔弩张。而柯志强和政府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甚至是一种友好合作的关系。柯志强的眼中有不平事吗?当然有,哪里有关于环境污染的不平事,哪里就有他。他关注最多的是武汉的湖泊。武汉多湖泊,166个湖泊星罗密布,两条大江穿城而过,这是武汉独有的特色。一池湖泊碧波荡漾,自然是武汉人的希望和骄傲。

但是,湖泊多了,破坏也多了。2009年开始,柯志强在武汉市组织“行走江湖”、“爱我百湖”、“东湖大调查”、“汉江大调查”等江湖湖泊水资源保护活动,柯志强一起,调查主城区40个江河湖泊,成功制止了多起损害湖泊生态环境的不良行为。他坚持巡湖的活动,从未间断,从2009年至今已有100多期。

最终,柯志强把巡湖调查的结果,汇总成建言建议,在《电视问政》栏目里向市长建言。“《电视问政》是武汉一档收视率很高、名气很响的电视节目。为了能倾听百姓声音,解决百姓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市长甚至市委书记会上电视,各政府职能部门一把手也会参加,在这个节目里,他们会针对百姓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解答。接过柯志强提交的调查建议,市长有感性其作为,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

柯志强不是一个人仗剑行走,他有一大批忠实的志愿者朋友。他们来自这个江湖的各个角落,有白领,有律师,有生意人,有学生……都是想为家乡做事情的人。柯志强组织的环保活动,让武汉的公众们有了“集体顿悟”。他们乐于去奉献,乐于让自己的人生也变得有意义起来。谁也不愿意出门就看见灰蒙蒙的天,谁也不愿意行至江边看见黑乎乎的水。每一次活动,柯志强都要培训并强调纪律性。参加过多次巡湖的叶明说,我能感觉到这个组织的凝聚力,我们行走过的地方绝不会留下垃圾,巡湖的人都认真做着笔记。每次成百上千人的大型志愿者活动,有条不紊,细致分工。千人行,靠的是共同的价值理念,这就是柯志强潜移默化传播的公民意识。

**真正的大侠从来不会两句话不合心意,就拔出剑来砍,那都是二三流的角色。**

中国的侠,自古以来替天行道,善德仁勇,守德仗义,礼智忠信。中国的侠

气,自有一番气概。有容人量,有过人能。当大侠,不见得永远都是刀光剑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大侠智勇双全的一种体现。

有一次,武汉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借开发之名,将一个湖泊整个圈起来,只有购买别墅的业主才能拿到一张IC卡,凭借这个“特权”刷卡进入到湖边。这种行为严重侵害了公众的权利。湖泊不是个人的,是所有热爱家乡、亲水的武汉人的。谁都有权利踱步到江边,沿着湖边散步,看夕阳西下。

得调查这个事情,并向有关组织反映问题。为了获取第一手材料,柯志强决定,不正面强攻,而是“智取”。他选择了几个能言善辩的志愿者,组成几个小分队。有组成“三口之家”的,有组成“夫妻”的,也有组成母女的,假扮买房者前去了解情况。

“潜伏”的好处一览无余。售楼小姐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在她们笑脸相迎时,眼前的“有钱人”已经将相关情况了解清楚,买房者大摇大摆地进到别墅区的样板间里,进入到被圈禁的湖边,用录音机、手机,收集到了第一手材料。事后,在他们的推动下,开发商进行了调整,特意开辟了几个供公众进入到湖边的通道。这样一来,湖泊的风景又重回公众的眼帘。一年以后,柯志强带着志愿者们再去调查,湖边依然是公众的乐园。

柯志强真正感染人的地方是在于他做得多,说得少。一开始,大家只是了解到他是奥运火炬手,又是行走天下的环境宣讲人。后来,跟着他做了几次活动,对他的认识更多了,亲近他的人也越来越多起来。其中一位是武汉著名的商业街汉正街的商业户,他叫文昌植。

在文昌植的记忆里,柯志强是真汉子。2013年3月,他们到东湖巡湖。此时,东湖沿湖路两边的杉树被划上了红色记号,湖中间,东湖通道工程施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因工程施工原因,其中有些树要被砍掉。水杉是武汉市的市树,砍掉之后,东湖的杉树被划上还会存在吗?在那料峭还寒的天气里,好多人都穿着棉服。柯志强不顾寒冷,脱去衣服走进冰冷的水里,举着“东湖别杉”的标语。这一幕把现场的志愿者们感动了。

后来,相关部门听从了大家的心声,东湖的杉树得以保留下来。

舒丽是受到“柯大侠”感染的众多人之一。她口中的柯大侠很有魅力。为什么呢?“每次巡湖,他都带着一个大的急救箱,他有经验,爱护每一个志愿者,他知道有的路段比较危险,难免有磕磕碰碰。”舒丽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朝九晚五。她现在把“绿色江城”当成半个家,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参加绿色江城的各种考察活动。

你若问她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她说,我觉得很快乐,尤其是骑着单车去巡湖时。仅仅是因为快乐吗?舒丽觉得,快乐来自于心底的充实。相较于窝在家中看韩剧,她更乐于走入自然,和“绿色江城”的朋友们一起考察,对武汉老百姓们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她有一种强烈的存在感,“奉献和付出”并且“看见环境在一天天变美”,这是相当充实的一件事,舒丽说。

“我参与,我环保,我快乐。”这是柯志强对自己组织上万人环保宣教活动的总结。最让他感动的是志愿者们不求回报的参与和付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自发地加入“绿色江城”的家庭,最小的只有四岁,最长年的有七八十岁。柯志强说:“他们给了我前进的动力。”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人,无不被这集体所营造的“快乐”氛围所感染。武汉的志愿者们真快乐。他们真心为家乡做事,他们的父母官也乐于俯首甘为孺子牛,聆听他们的声音。

在武汉,这样的搭配很和谐。为了支持他们的活动,武汉市环保局特意在武汉市环境科学研究所里给他们开辟了活动空间,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大会议室。这让资金捉襟见肘的“绿色江城”组织,多了一个温暖的窝。

柯志强的事迹屡次见于报端,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日报》。这份报纸报道了他许多事迹。而文昌植先生则指着报头下的几个字“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题写给《长江日报》的,他说,柯大侠就是这样的人。